

# 淮安天妃文化起源及信仰



叶占鳌

月湖鸟瞰

天妃信仰在淮安地区起源较早,早在宋嘉定十年至十六年间(1217—1223),淮安就兴建了天妃宫。天妃俗称妈祖,属于海神范畴。淮安作为全国漕运指挥中心、运河沿线的枢纽城市,重要性不言而喻。淮安地区的天妃信仰正是借重国家漕运缘起并流变的。淮安天妃宫是全国兴建时间排第9的妈祖庙,也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外最早建立的妈祖庙。

## 一、淮安志书对天妃宫的记载

明万历《淮安府志·卷六·学校志·祠庙》中载:

郡城西南隅有灵慈宫,祭祀天妃,乃南宋嘉定年间楚州安抚使贾涉在原紫极宫的基址上重修而成。

明天启《淮安府志·卷九》记载:

灵慈宫,郡天妃宫,有四:一在府学西,一在郡城西南隅万柳池中,一在新城大北门内,一在清江浦。祀天妃神,神姓林,莆田湄州人,海漕二运大著神功。宋嘉定年,安抚贾涉重建,元至正又建。本朝宣德间改今名,大学士杨士奇有记。漕运香火之祀,平江伯陈瑄重建,知府刘大文、都御史李三才修。

清吴玉搢《山阳志遗·卷一·遗迹》中记载:

淮安天妃宫有三:新城最古,久荒废,不复葺理。其一在清江浦,其一在郡城西南隅。初名灵慈宫,为漕运祀地。

清代淮人曹鼐《淮城信录》记述:

天妃宫,在城西南隅万柳池际。旧名灵慈宫。建自宋嘉定时。本朝康熙间,漕督施公世纶,大加兴修,移祀天妃于此。乾隆间,杨公、德公、毓公,加修。而毓公之用为巨。每春秋二仲月,上祭日,官祭其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淮安人丁莲编了一本《万柳池志》,全书共286页,11卷。此书是记录以天妃宫为中心的万柳池的珍贵

史料,其中有白居易、刘禹锡、苏轼、张耒、徐积、潘坝、万寿祺、李宗昉等留下的诗文,以及韩梦周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写《天妃宫纪游》。

从以上志书上可得知,淮安天妃宫最早由南宋嘉定时期太守贾涉在道教紫极宫基础上修建,贾涉,字济川,天台人,南宋嘉定十年至十六年(1217—1223)任楚州太守,淮安天妃宫应初建于该段时间。后陈瑄、刘大文、李三才、施世纶、杨锡绂、德保、毓奇等漕运和地方官员不断修葺。淮安历史上共有4处天妃宫:1.在府学西;2.在郡城西南隅万柳池中(即月湖天妃宫);3.在新城大北门内(即清江浦莲花街上天后宫);4.在清江浦,以万柳池中天妃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直至今日淮安月湖天妃宫遗址周围还有天妃宫酒店、天妃宫浴室……特别是月湖天妃宫出产的天妃宫蒲菜是淮扬菜系中名贵的特产,足见淮安百姓对天妃的深厚感情。

## 二、淮安对天妃文化的信仰

万柳池天妃宫位于旧城西南隅,“濒万柳池”,民国时期改称月湖。同治《山阳县志》载:“万柳池在城西南隅,今天妃宫旁周回水面皆是”,约计20余亩。万柳池约形成于宋代,因“堤多植杨柳,故名”,又多菱荷风韵,别名莲花池。而天妃宫居于万柳池水的中心方位,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至明清时期逐渐转变为“郡守诸公游燕之地”。万历年间曾予以整修,漕抚刘东星主持,“庀材伐石,造水亭,创木桥,名正厅为君子堂”“政事之暇,即与宾从游宴于此”“朝烟暮霭,雪柳霜芦,风景清绝”,实闹中取静之佳处。在万柳池这一水域中,天妃宫以其中心位置,成为其他建筑空间的主要参照物,这在《万柳池志》中尤为显现,如三仙楼,位于万柳池北,天妃宫后;在天妃宫后,另有清

漕督施世纶所建的环水亭,与三仙楼相对;唐代开元寺位于天妃宫的东侧;开元寺的背后则为二帝祠,崇祯年间县令黄文煥建书院。总体而言,以天妃宫为中心的万柳池乃旧城一游赏胜境,尤为漕运官员与地方士人所重。而万柳池畔的景观构造基本上是以宗教建筑为载体,且形成了以天妃宫为中心,开元寺、三仙楼、二帝祠诸寺观拱卫而置的空间布局。贾涉借用原紫极宫,改建为天妃宫,正是着眼于其在万柳池中的地理位置,可见天妃信仰乃亦居于中心位置,即天妃宫所处的实体空间不仅负载天妃信仰本身,且表达出信仰与周围寺观在空间布局上的理路。

天妃宫内“崇祀漕运香火,郡城佳境福区,此称最盛。先时其中崇台峙鼎,飞阁流丹,岛屿纤廻,金碧掩映。池环柳树,堤绕烟云,北耸三仙之楼,周遭万难之堞,觞咏嬉游,四时一日”(天启《淮安府志·卷24·丛记二·丛谈》)。既言“崇祀漕运香火”,说明其具有保护航运的功能。灵慈宫中确曾有漕运神的供祀,漕督邵南峰曾“谒漕抚应祀神祇,且瞻先贤督漕诸大臣祠位”(明李元《游万柳池灵慈宫联句诗序》,丁莲辑《万柳池志》卷7《艺文志上》)。清康熙年间,漕督施世纶对万柳池周围的寺院亭阁重加修葺,面目为之一新,但至乾隆时又复倾圮。清乾隆间山阳增生范性善有诗曰:“城头南北多帆影,吴舫楚舸皆萍梗”,南来船只竞泊于此,造成了水道交通梗阻;诗中还描摹了五月五日“游人争集灵慈宫”“男女肩攀纷往来,行动散缓蚁旋埃”的热闹游况。灵慈宫位于西南隅,即八卦之坤位,“灵慈应坤为老阴,故居以天妃”(清陈梦雷纂《古今图书集成》卷752《方輿汇编·职方典·淮安府部杂录》)。另外万柳池南侧的清溪馆酒肆,似可为天妃信仰作一参注。清溪馆为运河线上声名远播的酒肆,“凡随船来者,丛集于淮”,大量流动人口群聚于此。而“漕艘不畏过江而畏过湖”,则说明漕船转

运,路途艰难,尚赖神灵感应相助。而天妃信仰也因此在这一流动群体中盛行开来,天妃宫成为漕运官兵及其他往返运河社会各层人群的祭祀场所。乾隆《山阳县志·卷五·坛庙典礼》,详尽描述了当时的淮安总漕邵院祭祀天妃的全过程。

此外,道光八年(1828),福建十闽堂商人在河下萧湖东岸莲花街旧址(也就是新城北大门的天妃宫)重建了福建天后宫,今旧碑存于勺湖碑园,记载了淮安天后宫修建缘由,经过以及数额和地段等情况。

淮安天妃宫最终毁于何时,据月湖天妃宫附近二帝祠最后一位老道士周来成和黄殿英介绍,“文革”前,天妃宫当时大殿还好好的,记得是两层翘角的,东西配殿也存在,大殿里面供奉的天妃娘娘,身穿凤冠霞帔,身上还披着大红绣花缎子的披风,旁边还有十位贤贞女像,拱卫在天妃的两旁。供桌香案齐全,庄严肃穆。据说淮安天妃宫曾有楠木天妃像,后被打破沉入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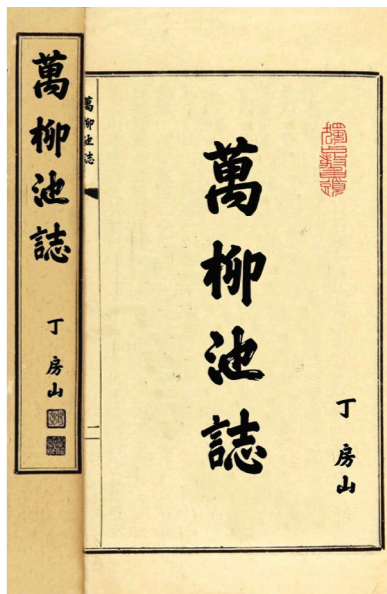
## 三、建议

结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淮安月湖打造的需要,建议打造恢复以天妃宫为中心的月湖名胜群。

一是重点复建月湖天妃宫。妈祖文化在古城淮安源远流长,一衣带水,淮安郡城有史记载的天妃宫有三个之多,天妃宫当亦成为漕运官兵及其他往返运河社会各层人群的祭祀场所。漕运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天妃宫作用,历史时期均有修缮和改建,民间尤其是融入在淮的福建商会商人对妈祖的血脉深情,为挖掘和展现淮安深厚的底蕴和渊源,让更多妈祖信仰的台商、闽商有更亲切的寄托,建议我区根据历史记载,恢复月湖天妃宫。

二是复建开元寺、掩鹤井、紫极宫壁画、文

节祠、淮阴书院、周阮二公祠等月湖名胜群。以天妃宫为中心的月湖景区,早在唐代就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风景区。唐时开元寺也在运河河畔的月湖,寺内有枸杞一株,“相传千余年物,根深入井,其水甘冽,饮之令人寿,因呼为甘泉”。唐白居易在此留有《和郭使君题枸杞井》诗:“山阳的太守政严明,吏静人安无犬惊,不知灵药根成狗,怪得闻时吠夜声”。此外掩鹤井的传说与吕洞宾、林灵素有关;紫极宫猴戏壁画留下了李公麟、苏轼等人的掌故,也为吴承恩创造“弼马温”形象提供了素材;文节祠则是纪念诗人张耒的古迹;最早于乾隆六年(1741)由漕运总督查常安倡建淮阴书院,培养了淮安古城的众多士绅;周阮二公祠是为纪念“民国第一惨案”殉难的辛亥革命周奕、阮式二烈士。



丁莲《万柳池志》书影

# 车桥剪纸

陈爱华



车桥剪纸艺人在制作剪纸作品

我国的民间剪纸艺术从它的孕育、产生、成熟到新剪纸创新发展,有1500多年的悠久历史。据现存资料考证,车桥剪纸流行于清末。清朝末期,车桥镇内依赖剪纸为生的民间艺人颇多,一些艺人利用剪纸艺术传递战争信息,也由于年代久远,现已无从考证。民国抗战时期,战乱不止,车桥剪纸艺术一度濒临绝境。20世纪90年代初,车桥剪纸艺术再度兴起。

淮安车桥剪纸艺术现为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富于装饰性见长,造型洗炼,线条明快,形式优美,经过历史的演变,在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表现手法、形式、内容都越来越丰富。以前的车桥剪纸大多以表现历史名人、民风民俗、民间传说为主,这与自古以来淮安的悠久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淮安丰富的民俗特色,也为车桥剪纸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创作广阔天地。凡岁时节令、居住、服饰、婚嫁、寿筵、人文,经过剪纸艺术家们巧妙的构思、综合运用黑白两色,手法上大胆取舍,作品纤细秀美,镂空透亮,又

粗犷大方,浑厚古朴,这样的一个从无形到有形的创作过程,作为一种艺术符号的存在,具有民族的传承性。因而,车桥剪纸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淮安车桥剪纸艺术主要分布在以车桥镇为中心的周边地区。通常,当地的居民只要用一把剪刀就能剪出活灵活现的美丽画面,表现一种现代生活气息的情趣。会剪纸艺术的爱好者年龄小到小学生,年长到老人们,他们中有些剪纸画面与时俱进,将剪纸的传统艺术与现代的思想观念相结合,惟妙惟肖,构思独特。当然,想剪出高质且反映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剪纸艺术,就要花费一些心思与功夫。手中的剪纸工具就要繁琐一些,如剪刀、刻刀、蜡盘、磨刀石、宣纸(红色)、电光纸、金泊纸、有色棉纸、针线(用来固定多层纸张,以免移位)等剪纸工具。

车桥剪纸是闻名省内外、特色民间文化,多幅农民创作的剪纸作品被日本等国收藏。车桥剪纸也是一项特色传统文化项目,一大批农家妇女在当地组织引导下,用剪刀剪出自己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家女陈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代的车桥剪纸,最初是由一群幼儿教师兴起的,她们在教幼儿布贴画、剪纸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才艺。车桥剪纸是一种以单纯、明快和富于装饰性见长的艺术形式,具有构图单纯、造型洗炼、线条明快、黑白分明、形式优美,富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点。

农家女陈洁的剪纸作品尤其值得赞赏,她的作品栩栩如

生,乡土气息浓郁。也许是受她在书法艺术上颇有造诣的父亲的影响,陈洁对剪纸艺术情有独钟。她利用工作之余,用一双灵巧的双手在纸上剪出满园春色,剪出人间万象。她的作品得到了省内书画家的赞誉,多次在省、市、区展出,受到好评。2000年,她应日本国的邀请,远赴日本西山町献艺,得到了日本友人的青睐,所剪作品《周总理与田中角荣》被日本国收藏。2002年,她作为全区为数极少的农民代表参加了全国第六届艺术节和江苏省首届农民文化艺术节,剪纸作品登上了中国民间艺术的殿堂。2003年9月份,她的作品被淮安文化中心作为民间艺术精品展出,通俗易懂、造型简练的作品,得到了参观者的较高评价。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渐渐对剪纸艺术有了一定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老百姓衣食住行等,都有了空前的大改善,大多数人家都盖起了美观的楼房或流行的别墅,窗花、剪纸已不再受欢迎。加之当前剪纸艺人收入不高,且不稳定,为谋生路只好放弃技艺,造成后继无人的局面,使得目前专职从事剪纸创作的人极少。

里运河经曲折折,历坎坎坷,缓缓穿流城中,从而让淮安城的空气俊逸清新,舒爽怡人。因里运河,淮安城轻盈灵动,秀丽端庄;因里运河,淮安城古老文明,风光常在。如果说淮安是颗宝珠,里运河就是系在宝珠上的银链。它浪涛不息,似一缕缠绵的清风,温婉轻柔,自由奔腾出诗意的九曲十八弯。

行走在诗意含蓄的里运河,举手投足,都能感受到云淡风轻,低眉垂首,亦会有感动在心头。如果说,里运河是老去时光在生命的皱褶里遗落下来的风情万种,那么古闸、古塔、古寺、古镇……便是里运河的魂。它似一叶小舟,泊进我们的心湖,那或明或暗的灯火,召唤着我们,让我们在闹市中,也能觅得一丝宁静。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的奢望。在淮安最充满温情的里运河畔,守一段最美的爱情,做一回生活的宠儿,里运河似一支竹笛,幽远绵长,吹响在我们生命的原野,那清丽婉转的笛音,让我们走得再遥远,也能找到心的归宿。

清江浦那水榭楼阁,雕梁画栋,桨声灯影里,那一句句让人沉醉的淮语乡音,里运河带给人,永远是魂牵梦萦,哪怕一阵风,都带着花的香气,哪怕一阵雨,都带着水的脉动。此去经年,浮生若梦,多少流年暗换,里运河给人的,又何止是温婉柔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轮回千年的世事沧桑,让里运河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灵性,沿岸的一砖一瓦,都写满了故事。

说来也怪,生在里运河旁,长在里运河畔的我,对里运河的细腻温婉总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深眷恋。尤其是河下古镇,更像是刻在心上的刺青,那些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那些烟雨朦胧的悠悠古巷,那些月上柳梢的深深庭院,那些文墨上的拱桥,那些《西游记》中的人文情怀,无一不烙印在内心深处,无论时光如何涂抹,都挥之不去。

走进里运河文化长廊,仿佛

走进了一幅古老而意境幽远的水墨丹青画卷里,御码头旁那鳞次栉比的明清建筑,那错落有致的粉墙黛瓦,那爬满青苔的河埠石堤,那款款的游船,那细雨般幽深绵长的古老石板路……无一不震撼人心。这种感官上惊艳的美,一支瘦笔又怎能写尽?或许只有身临其境,踏上悠悠的古道,摸一摸古老的御碑,看一看古老的典藏,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历史赋予它的厚重,才能真正感知它的妙不可言。

坐在精致的游船,看里运河两岸那远了又近了的景,那高耸的国师塔,文庙那青灰色的瓦片,起伏的屋脊,那飞翔的檐角,雕花门窗,禁不住浮想联翩。人似入梦,在月明风清的夜晚,伏在里运河畔那临窗的小木桌上,借一盏台灯的微光,铺开稿纸,将心中玲珑婉约的心思一句一句写上,然后轻轻折叠,放进信封,遥寄给心仪的报刊。或者是某个细雨缠绵的春日,游船上捧一杯青茶倚窗而立,看细密的雨点洒落在水面,任清凉的春风吹起发梢,吹散里运河那泓流淌的水。微微的遐思里,往事随雨点穿空密集而下,此时细腻而温滑的心,也会沾上水气,把思念拉得悠长悠长。

里运河永远是里运河,在这淮安最美的一隅,那么温润,犹如黄昏里的一帘幽梦,晨光中一支摇曳的玫瑰。故居、书院、道观、遗迹,更是让每一个与之邂逅的人,有了这般的“沉沦”,来过便不想离开。有了这般的爱,里运河灵动的水就会奔流向前,永不停息;有了这般的爱,淮安城就会滋润长久,永葆生机。

有人说,看江河的河龄,不看浪花,看波纹。里运河远一点看,布满波纹,一道一道,条条缕缕显扭曲。近一点看,河面上的波纹,如同一部史诗的切口,密集地叠合,积压在一起,那得有多少页码,得是一本多厚的史诗啊!梦圆,你是我心头的港湾,离去,你是我心头的原乡。



车桥剪纸中的红色题材作品